
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一

唐　張守節　撰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史記一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

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元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

子夏居西河（今汾州）子貢終於齊（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溫陽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

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

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宏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自此已下

皆宏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

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

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

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

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

校校教也可教道藝也殷曰序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

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

首善自京師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蓺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

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補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

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括地志云泮宫在兖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内宫之内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璧雍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

身不出門復謝絶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

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寛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

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

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亷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

傳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

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

兒寛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寛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寛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葢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

亡益多然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

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

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

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

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

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

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

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

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

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甞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宏為從諛宏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

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産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

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言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二

唐　張守節　撰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

網甞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斵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

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北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

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
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
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
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
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
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
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
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
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

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

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音胎故斄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漢斄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内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

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魯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内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揚主之明監也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

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宏數稱其美及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

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今用鋤桀豪强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其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

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

居一障間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

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

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

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

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

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

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滅其豪瞷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隷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

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内史王溫舒為

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

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

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
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
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
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
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
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
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

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萬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謟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

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

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

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

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

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
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
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寛内深次骨宣
為左内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
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㣲見其寃狀
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
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
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

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

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三

唐 張守節 撰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之跡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郍國亦名蘇對沙郍國本漢大宛國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氏音支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閒是也以其頭為飲

器漢書匈奴傳云元帝追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

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繹抵康居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于嬀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既書也大夏國在嬀水南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

南山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貊從豸西方羌從羊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

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

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奴

奄蔡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

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三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乗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

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珊怪三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

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舄海中斷瑚州上有木冬月往剥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汙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叅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遅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椰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

之時爠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鵄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者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

餘瀾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氏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一名身毒在月

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在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

斯匿王淩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河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物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有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

國多奇物主者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茂州向州等冄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僰（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氐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筰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嶲昆明（嶲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

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昆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巂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巂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

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

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

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

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

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小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

而屬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

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
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
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
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
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
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
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

使漢使之絶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刼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

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

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覊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

來衆則離宫别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頾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黄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

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孔文祥云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聞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忘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

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

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

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
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
下則大國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
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
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
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
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
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

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至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晉灼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

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

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
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
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
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
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
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
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
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為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

兵終不得入申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曰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
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劒擊之斬郁成王
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
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
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
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
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

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録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禄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

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

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四

唐 張守節 撰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言文之敝小人以僿謂細碎苛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威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

予然諾千里誦義而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

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是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以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

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

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輙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

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

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

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與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

敎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孫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其東陽盜貝州歷亭縣者爲近齊故也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四